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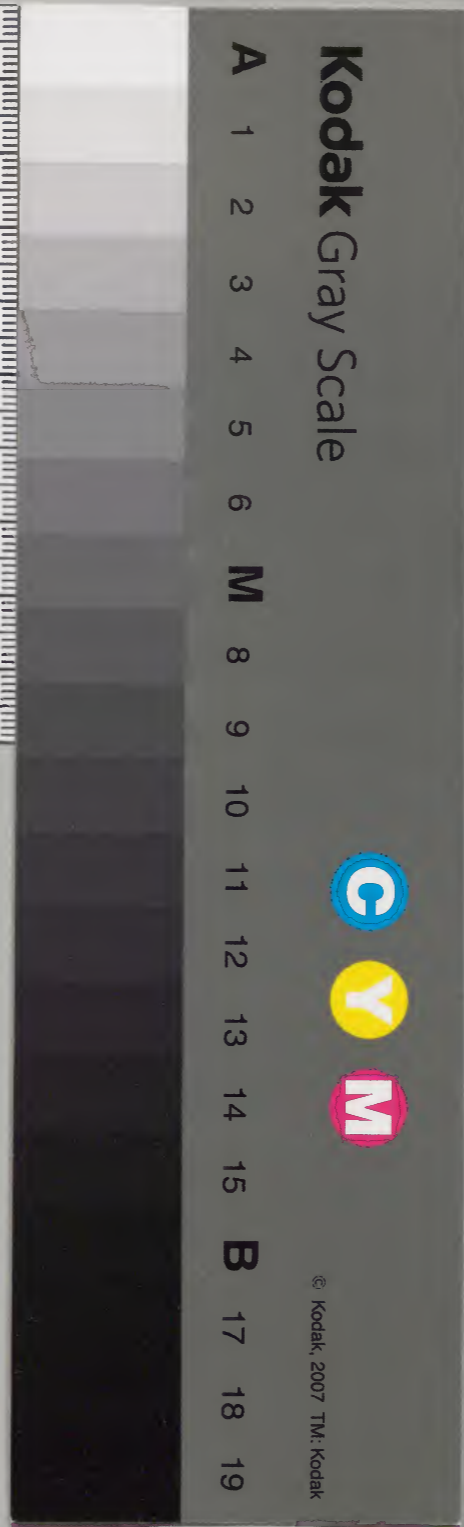
伊洛淵源錄

九之十一

漢書門			
五	二	六	類
一	八	六	函
六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	二	六	漢
一	八	六	書
六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6
冊數	6 (5)	
函號	237	121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淺草文庫

蘇學士

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特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

遺事三條

季明安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靜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和靜曰然也焯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焯言為然先生曰名言名言見涪陵記善錄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亂只為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眾矣不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為十七篇自謂

能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岌堯瓦縫參差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為道不合即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見胡氏傳家錄

謝學士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為筦庫以飛語坐繫詔獄禠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為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卷九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見上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

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見程氏遺書下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

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憤悱如此見侯子雅言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

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間近思之學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

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

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

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謝

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見胡氏傳家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

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

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

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

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

者也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

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

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

喫為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回下工

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

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氏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健羨底心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六文一管筆特地寫教不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某初得似釋氏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伯淳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
 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
 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
 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
 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
 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
 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
 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它一句救援便入禪家去
 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
 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

位始初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

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案前段與此小異蓋

前段曾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
 是質於和靜和靜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
 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
 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
 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
 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
 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見涪陵記善錄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見程

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疆盛一旦

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

益友矣見上蔡語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

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齋衰者與寬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内外由麗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

論語只恁地看見上蔡語錄後跋

學者必求仁湏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

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為釋氏是自家元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西人氣直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

見胡氏傳家錄

游察院

墓誌略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

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

叅訂移守穎昌辟公自隨爲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
鈞軸卽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
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
州簽判上皇卽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
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
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
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罷歸
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
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
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

自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
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
有信蒞官遇僚更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
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
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
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
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
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
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
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

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撝擬掾
握損揆拂女歸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
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
於家

遺事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南
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
這箇意思便道一作到中庸矣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湏異且動作亦

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

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
恐不變也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
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
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
至於聖人吾文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
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文答
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
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湏

親至此地方能辯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

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案楊氏出於弘農爲望
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
焉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
汀州司戶叅軍不赴杜門種學淳涵浸人莫能測
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
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
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懼外艱除喪遷瀛州
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
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効
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

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
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
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
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
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祕書
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
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
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
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
爲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權

卷十
二
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權法愈急宜少
寬之諸祀權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
呼蔓延犴狴充斥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追
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
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
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
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
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瓜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
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
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

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
花石其害尤甚宿姦臣猾僭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
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
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
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
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
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
典形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
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
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

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闍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

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筭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

卷十
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
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
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性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
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
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
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不請禁
士庶以天王君聖爲名者上皇後以爲誦諛之論廢
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耻乞賜罷黜上皆從之
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

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
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
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
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
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
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
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
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
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
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

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解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庶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

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適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

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闊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覲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厦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

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寔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憂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

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

中之状意欲施之於第而處並為世師偉茲三賢闊
步共馳有學術業頌其然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
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歆邪說害正倚
門則揮嗟彼姦回謬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
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接則止直道何疵不免而和展
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佛窺見間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
子既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
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為桀黠見此間
隙以為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
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積

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
人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段懸遠宏
又問何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
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
句合何故却不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為市易官呂居仁
亦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

它門未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
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卽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
却授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
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卽古人乘田
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
畫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遷著作郎并適英殿說
只時一向衮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它龜
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賢於董卓卓召用之除申
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
亦是有底事不足爲文飾也宋又問攻王氏一章却

似迂濶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
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
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噐之劉問此行
何爲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答
曰傳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
何爲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還
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
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爲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洒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

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卽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

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君子貢魯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爲

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於謝游揚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迺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抵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強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畧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筦庫卽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

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湏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卽一二事以明之此直接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卽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

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為有益則新義之為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為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為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於今者其傳寔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

朝以書問所欲公已年七十矣

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

答以老不能辦事惟求一筦庫為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末果退闕因傳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

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卽就卽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爲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誌亦可也

行狀畧

呂舍人

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已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卽條上其事得不行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

置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傳墨
御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
對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
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
言上嘉納焉

大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遛不進先生上言
乞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
等罪惡或死或貶乞罷宦者典修京城事且錄五代
史傳以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為三
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

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
復元佑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辯宜仁誣謗乞復元祐
皇后后號凡所論皆切當時要務

太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徼亂先生即見
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
義者為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
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為上言先生
之賢於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

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九條

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

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

見龜山語錄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即能知其短而持

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

曰楊時也未判然見祁寬所記尹和靜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

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

之有財亦湏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措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

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
至今以為恨

元城劉公問胡瑄曰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
先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瑄曰傳
聞是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見道

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
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
俟屨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
揚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亦司壘印之皆詳知

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免之行年八十志氣

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
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
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
忠謀也又答明應仲書云揚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
袒裼裸裎不以為免見胡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求叔只於野
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為蠻夷君長所知
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

也見胡氏傳家錄

導道墓誌銘畧

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油字導道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

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

伊川答龜山書曰今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

遠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為之銘銘曰

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世違有志於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為毅然莫乘莫昏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淳食息訓經不躡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

卷十
十九
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析天其或者
尚相公子我銘幽窆以告來世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劉起居

墓誌銘

許景衡

公諱安節字元承温州人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
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
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
文行為士友所稱既冠游大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
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大學不
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
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

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爲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它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它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爲在官者所擾逃散

郊外公躬率以廉察屬化之未幾飢者充乏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壽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爲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

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
此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
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天一女尚幼以安止之
子誠爲後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
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
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
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
已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
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
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

而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爲避就也鄒公浩以右
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
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旣而哲宗察
其無它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
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
上下愛信雖減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
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
善如已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辨遇事不擇劇易人所
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常引
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它

卷十一
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
宣州賑濟公䟽以為非敢專也盖有所受之故朝廷
錄部者之功而進秩焉盖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
於為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
所謂合内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
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間有闖者將
愬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以是廷無可
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

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
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
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

皆忘却了

見上蔡語錄

尹侍講

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
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次子諱
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内娶何氏生四子其長
子諱林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

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焯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願伯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元年朝廷

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靜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既死而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爨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已中止于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願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

先生先生力辭十數上勅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耻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它先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

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日至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

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為將仕郎洛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為均子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叙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見於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即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而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

遺事十條

和靜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

寬所錄尹和靜語下同

和靜言初見伊川時教焯看敬字焯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靜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豪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彥明常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

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

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

涵養不要輕說見呂氏雜誌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

遣之見和靜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斲學不以教渠

果否先生曰焯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焯豈敢

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它一生伊川頷之見

寬所錄尹和靜語下同

和靜與思叔共學之又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

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和靜曰焯不逮思叔如

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又之乃待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焯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焯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

子謂尹焯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見程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焯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焯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靜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

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

說如此盖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補寬所錄尹和靜語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

衣尹焯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

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

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靜處士以

歸戶部尚書孫傅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

中書舍人胡安國奏臣等伏觀河南府布衣尹焯學

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

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朝廷及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

見難儼集

和靜在瀘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見涪陵記善錄

紹興五年史館脩撰兼侍讀范冲奏伏觀和靜處士尹焯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既至京師懇辭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間焯逃竄山谷翟興為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焯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得其為人內外淳備豪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待於已表見於外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瞻申尹處士雖寓居本州千

福院然獨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尚高
察邦人莫得而
 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使司專
安官一員依已
 得聖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舉逸求
賢興治美俗之
 意於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辭
免不獲明年九
 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於涪涪
人立祠於北巖
 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
曰焯甲寅孟秋
 始居涪陵巳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
除書實嗣講事
 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
行在有補於世
 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啓
行惟先生有以
 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
月上第八狀云

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鼓扇
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焯實師程頤之學垂二
 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焯
濫列經帷其所敷繹僻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
 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焯雖甚愚敢偷一
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
 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
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填委溝壑於是右相張公浚奏
 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靜處士尹焯緣
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偽命焯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

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蓋嘗以焯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群議召置經筵而焯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又辭不得已九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說力辭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見難儷集及涪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為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

疑孟子

見祁寬所錄尹和靜語

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

何用

見呂氏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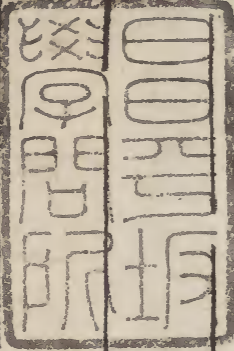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戎虜之禍亘古未聞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

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况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熟慮採衆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秦檜書曰虜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要怨誨兵自困自斃豈忍爲此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

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祥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有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每念誤受寵榮茂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愚庸豈堪特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見戊午議及難儷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畧曰恭惟善誘循
 循不倦俾沉若醜培植聞見曰敬以直內是乃持守
 維窮維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誠明知而罔覺
 匪致之精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
 厚養力行必踐必久勝己之私馴以固有畧則易詐
 拘則易窮才意所惻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
 發欲中節時然後言猗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霽則行
 如潦則休或謂無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
 或謂勿思先生曰豈我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

測遠窮深其未傳者匪言實心嗚呼哀哉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一

